

贾平凹怎么啦

被删的6986字背后

● 陰影中的陰影

● 世紀末的光斑

● 商業文化的得逞

● 人文精神的沒落

● 陽光下的魑魅魍魎

● 十字架與枷鎖

● 聖餐還是殘羹

● 我要出去

贾平凹怎么啦

——被删的 6986 字背后

庐 阳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梁玉玲

封面设计 管一明

贾平凹怎么啦

——被删的 6986 字背后

庐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嘉定曹王文化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5.75 插页: 字数: 110000

印数: 1—20000

ISBN7-5426-0739-1/I·100

定价: 5.00 元

目 录

阴影中的阴影.....	(1)
世纪末的光斑	(31)
商业文化的得逞 人文精神的没落	(43)
阳光下的魑魅魍魉	(65)
庄之蝶——你只是没个贼胆罢了	(66)
唐宛儿——谁又来念惜了我	(76)
柳 月——你又怎么不是毁了我	(85)
牛月清——爱情使我成了瞎子	(94)
闲人们——土围子里的人生闹剧.....	(104)
十字架与枷锁.....	(119)
是圣餐 还是残羹.....	(133)
我要出去.....	(145)
 附录一 《废都》：贾平凹在哪里安妥灵魂	邢 晔(159)
附录二 逃避与沉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	狄 华(174)

阴影中的阴影

——贾平凹心理和小说创作备忘录

贾平凹是以乡土小说尤其是以“商州系列”小说(当然还有他的散文)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和赞赏的。因此,他的长篇新作《废都》洛阳纸贵式的轰动不能不令读者和评论家们感到震惊。贾平凹在《废都》中对性追逐的放纵描写和挑逗性的“删节”,不仅与他的一贯风格相悖异,而且与他的“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的创作理想和“重情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卧虎说》)的审美追求相违背。

解释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那始终弥漫在心中的浓烈的自卑情结。这种自卑情结导源于他少年时代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苦难经历,也导源于他在都市里的孤独感。他在文学创作中始终表现出的缺乏自信的焦虑不安和恐惧,与其说是他在艺术追求上的永不满足,毋宁说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的自我贬值,以及他害怕遭到读者和批评家的拒绝的焦虑。

贾平凹的《废都》就心理学意义上说是他精神困境的写照,而他的掩耳盗铃式的性描写所企望的轰动效应只是他缺乏自信的一种掩饰而已。当然,我们应当避免纯粹用个人的、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创作。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评价无疑是受到他个人的心理制约的。因此,我们首先讨论贾平凹个人心理中的基本焦虑如何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并相应地左右着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选择。

关于贾平凹的生平经历,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资料来进行细致的分析。但从他的自叙性的散文中,可以明白,他的少儿经历是灰暗的、阴郁的、孤独的。这种经历导致了他心理上的严重的精神创伤,那就是他的身体上的遗传弱点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他的精神的社会的障碍，使他成为一个被冷落的孩子，这种冷落导致了他强烈的自卑感，从而形成了他心理上的基本焦虑，那就是孤立无助感，以及他对世界所怀有的强烈的敌意。实际上，他始终被害怕遭受遗弃的恐惧感所攫取，他始终试图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来克服他的生活上的边缘感和心理上的自卑感。他也曾试图把个人心理上的这种他自己也鄙视的自卑感和对社会的报复感转化成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批判这样的高级层次，然而，他往往无法控制自己心灵的阴暗面对他的审美追求的冲撞和“突破”。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贾平凹是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在乡村如此，在都市也如此，他的文学创作的成就虽然使他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但由于他无法承受失败，甚至无法忍受哪怕是丝毫的对他的批评，因此，他依然是一个为焦虑所左右的人。他无法摆脱这种焦虑。这是贾平凹的个人的悲剧，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悲剧：他的自卑感成为阻碍他作为社会化的人以及作为作家的积极成长的障碍和破坏性力量。他越是企求成功与完满，他越是远离它们；而越是远离他幻想中的成功和完满，他就越是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占据他的心灵的不是“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而是恐惧。这必然使他在一种“诅咒的阴影下写作”（福克纳语）

贾平凹出生于陕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童年生活没有美丽的童话和动人的故事，所有的只是贫困、孤独无助的悲凉：

穿着一件父亲穿旧了的长过膝盖的中山装，样子很可笑。因为我口笨，说不了来回话，体力又小，没

有几个村人喜欢和我一块干活。我总是在妇女窝里劳动的，但妇女们一天的工值是八分，我则只有三分。（《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后，便又开始了更孤独、更枯燥的生活。……班里的干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着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体之类的事情上，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自传》）

在人群中，贾平凹简直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人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乱瞧一窝蚂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自传》）

在家庭里，我们也似乎看不到他受到过什么优待或关心。自然，在那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社会里，在那样一个为了吃饱饭而常使人成为狗成为狼（《自传》）的家庭里，没有谁会顾得上这样一个孤独沉默的孩子。而且，正如贾平凹不无反讽地提及的，他虽然有一个作教师的父亲，但“我们门第，八代里没有一个弄墨的人，艺术的熏陶，于我是不知道为何等物事儿；搜遍记忆，也从没有祖母或外祖母之类的什么人，给我讲叙过天上美丽的童话和从前动人的故事。”（《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

贾平凹的少年生活像是山野石缝里的一株野草，没有人来过多地关注他的存在，更不要说理会他的内心的孤独。他也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缺乏与人沟通交流的自信。他与农家孩子也缺少交往，因为他无法适应甚至有些厌恶农家孩子们“爬上低魔鬼一样疯狂”的“活泼”（《自传》）。这就形成了他内心

深处那种绵延不绝根深蒂固的害怕被遗弃的恐惧感。

对于体弱而又渴望有所依附的少年贾平凹来说，既然他无法与人们形成正常的双向关系，他就只有求助于自然和书本。因为自然和书本不会拒绝他，也无从伤害他，相反给了他幻想的机缘和天地。只有在对自然的沉思冥想中，在与书中的人物的默默交流中，他才能摆脱他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许多年后，当贾平凹回忆起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时，留给他一丝温暖的不是人类的亲情和友谊，而是故乡山顶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白云，是没有比翼的同伴的苍鹰，是无声站在荷叶上的蜻蜓，是丰富和美丽的山景：“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迭迭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这是我那时读得有滋有味的两本书”，“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它们又左右了我的创作”（《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

山石、明月不仅成为后来贾平凹散文的主要抒情对象，而且成为他的小说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是导源于贾平凹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贾平凹作品中的自然具有的与众不同的鲜明生动的特质，它的气氛、诗意、感情的灌注和象征的力量，是因为贾平凹从自然那里感受到了那不可磨灭的美，在贾平凹的笔下，自然不仅具有亲切的魅力，而且在阴森神秘中包藏着威严和肃静。在贾平凹看来，真正的人是应当生活这样的背景里的。正因为贾平凹对自然的纯粹的静思的与之融为一体的态度，决定了他对都市的厌恶情绪，也决定了他对觉醒了乡村对待自然的那种丧失了爱意的批判态度。贾平凹对自然的态度既使他的小说尤其是散文有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使他的创作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这一点我们

在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虽然故乡的山石、明月给了他心灵的慰藉，但是，对于贾平凹来说，仅有慰藉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摆脱他的生存困境。而摆脱困境的方式对于一个缺乏农村少年应有体魄和心态的贾平凹来说，只有读书和写作。我们无法指出少年贾平凹是否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信条，但从贾平凹所处的乡村社会以及他作品中的商州世界来看，识文断字在乡村社会里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能成为风云人物，至少是受人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解释少年贾平凹对书本的渴望主要是他希望获得社会尊重和承认，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书本给他的孤独的封闭的生活带来了镇静剂和幻想剂的作用：“书尽闲书，读起来比课本更多滋味，那些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神鬼人物的，一到晚上就全活在脑子里，一闭眼它就全来”（《自传》）。因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当少年贾平凹读到中年的鲁迅的“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鲁迅原文应为“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时，两眼噙满了泪水。然而，在那似乎是淡淡暗夜无尽头的岁月里，书本给他带来的也有灾难：“这种看时发呆看后更发呆的情况，常要荒废我的农业，老农们全不喜爱我作他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贱。”更有甚者，“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里去作活，让那些三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世的忌妒、气量小、说是非、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自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儒林外史》式的凄凉画面。无疑地，在乡人们的眼里，贾平凹是一个除了发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的废人：他既缺少乡下后生的纯朴务实，也没有乡下后生的强壮体魄。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后来的小说

创作中，他很少攻击这些当年曾经污辱和伤害他的自尊的妇人们，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很清楚，在那样恶劣到了近乎维系生活本能的残酷世界里，人们确实已丧失了同情怜悯之心。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贾平凹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雄心使得他从心底里既鄙弃又怜悯这些曾伤害他的乡人们。只有如此，这样我们才能更合理地解释“工地战报”这一“突围”事件。

贾平凹在乡村生活中唯一辉煌的经历就是他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公社水库工地战报的创办人和主持者。在工地战报，他不仅集主编、记者、刻写、油印、发行、广播于一身，而且获得了成功。我们不能轻视这一事件对贾平凹的重大意义，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贾平凹对这一事件的回忆显得那么洋洋自得。因为贾平凹在初上工地时，由于他拉不动车子，也抡不了大锤而被“开除了”（《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而他的能文善诗他的毛笔字把他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并且酿就了他的幼稚的文学梦，也可以说是他在文学上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但却构成了他的人生重大转折。因为，他发现，不仅写作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乡村才子，获得了社会的尊重，而且写作也使他被人蔑视缺乏谋生职能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写作，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他唯一行之有效的。他在工地战报找到了他与社会人生的契合点。否则我们很难想象贾平凹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路程。虽然从现有的材料看，我们不知道工地战报与他的就读西北大学有何直接关系，但工地战报无疑为他开启了人生的大门，使他迈上了新的人生台阶。

如果说，工地战报给贾平凹的生活带来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那么，他的进入西北大学以及他在西北大学因为写作而

引人注目，则使他的心理恐惧和焦虑有了初步的缓解：“我走路还是老低着头，但后腰硬硬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然而，贾平凹在写作上的自信完全是取决于外界的，也即是说，他的创作的基本动力是在于证明自己。所以一旦这种证明受到了挑衅，一旦在投稿或评论上失败，就会影响到他创作的信心。这不仅在他早期创作生活中存在着，甚至在他获得了相当成绩后，他依然对批评十分敏感，对自己已有的成功惶惶不可终日。这与他少年时代就一直盘踞心中的急欲获得成功和害怕被遗弃的心理焦虑是分不开的。写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心理紧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在他的自叙传里可以看到，他对写作的那种摇摆不定彷徨无地的紧张态度：

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六平方米（居室）。我开始有些心冷。（1977）

《满月儿》在京获奖，……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看看他们的尊容，我的嚣张之气顿时消失。唉，我有什么可自做的呢？（1978）

冬天里，爱人调进了城，我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了，……这全是我创作不长进的烦恼所导致的，……惊叹别人，对照自己，我否定起我前一段的作品，那是太浅薄的玩意儿了。（1979）

终于改出了一批文章，外界的反应不错，增加了我的信心，……评价文章骤然多了起来，似乎是有些小名气了呢，……好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980）

又是没黑没明地干，又是得意洋洋地轻狂。

(1981)

一批又一批作品的发表,我等待着它们的爆炸,等待着社会的赞美,但是,回答我的,却是评论家的批评。批评得多么严厉啊!……我懵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路该怎么走。一个人在没人处真想哭。……于是拒绝参加一切出人头地的会,躲避去文学讲习班上作报告,推辞到一些报刊创作颁奖会领奖。(1982)

我拽着碌碡在上台阶,我不敢松劲。一松劲,碌碡就滚下去了。……我的出路只有上台阶,只有沿着台阶往上走。夸父不到大海就渴死了,他死得悲壮。我或许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个台阶上的鬼。(1983)(《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贾平凹自己无法理解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感觉良好时唯我为大,自卑自哀时“三天羞愧得不想出门”。实际上,贾平凹在创作上缺乏自信的情绪波动完全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完满(指文学创作)的近乎残忍的苛求,因为这是他获得社会赞誉的唯一途径,他非常害怕他的创造力的枯竭会使他陷入社会局外人的悲惨境地。因此他的不断的自我超越的动力,正是他获求社会(批评界)的不断的完全的承认的手段。

从贾平凹的创作历程看,1983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的贾平凹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从他的自叙中知道,他是不满足的。因为他的早期作品虽然“承启我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家的探索,揉抒情写意于整体的氛围。长于写普通人,特别

是乡土人物平凡生活中的淡淡的诗意。……默默体察着一种平静的生活氛围，追求一种雅拙淡朗的意境。其间也有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意韵的日常情趣”（季红真语），而缺乏对他身处的充满浪漫活力的剧烈变动的时代精神的敏锐感应，因此受到了批评界的批评。而以《商州初录》、《商州》、《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天狗》、《浮躁》等商州系列小说则使他重新确立了自信。他认为自己已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源不竭的泉源。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据了一个准确的位置，因而使他对世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焦点，这就是：“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的文明，那儿，历史的进步是否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行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商州》）如果说，1983年前的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还是一个游子的话，那么，商州则使他找到了真正的皈依。商州不仅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的积极源泉，而且成为他发展与提高自己的思想的工具。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虽然给他带来了成功和声誉，但是，贾平凹依然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因此，他的浮躁并未因商州系列的成功而得到“冲和、宽缓”。他清醒地意识到，商州系列小说的成功并不是那么令人肃然起敬，至少距他到天堂后上帝发糖果奖赏他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他也明白，商州系列小说的成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人们淡忘。他意识到了这种时间的残酷性，因此，他不能不重新寻找新的支点。但是，他的动力和创造力在哪儿呢？他不能不

为自己的缺少更上一层楼的阶梯而痛苦焦灼。虽然他曾劝慰自己“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浮躁》序言之二),但是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他为自己不能写出《红楼梦》式的传世之作而烦躁不安,他也对自己“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废都》后记),而没有传世之作感到委屈不堪沮丧不已。

追求不朽当然是每个文学家的宏愿,但是对于贾平凹来说,它具有更特殊的心理学意义。从人格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贾平凹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不朽的追求是他试图超越自卑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痛苦,也可以宽宥他在《废都》里的故弄玄虚。因为他害怕被遗忘被抛弃,他必须制造出声音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获得人们的赞美。他是被自卑的鞭子追赶着的“夸父”,他不能放弃他的对不朽的近乎非理智的追求,否则,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也失却了创作的动力。就这种意义上说,贾平凹的痛苦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不朽是他永远无法看到的,至少在他生前。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感到在作品背后弥漫着的浓厚的边缘人的气息。也就是说,贾平凹是一个游离在都市和乡村之间的人。虽然,他写了那么多的不能不算成功的乡村小说,但是我们发现,他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热爱他的商州。他对商州的爱是爱那里的山水风景,是秦腔,是皮影戏,是粗野而热情的山歌,是民间传说。这些东西给他以精神上的抚慰,但却很难让他彻底投入而摆脱自己的心理情结,从而创造

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世界。他对商州是一种心理投射式的感情，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自恋情结。他把商州当作是贾记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他的宝藏。在商州的山月风水中，他得到了慰藉。但是，他常常把自己局限为商州的采风者、民俗学者和考古学家。

都市也不是贾平凹的安身立命之地。更多的时候，贾平凹把自己看作是寄放在都市里的游子。那里虽然有他的家，他的事业，但是他无法把都市当作是他寄放灵魂的地方。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都市。虽然他在都市里生活了二十年，但他依然生活在乡村世界里，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他的多次出游可以看作是他对都市的逃避，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充电。他在都市里找不到感觉，而都市也从未给予他激情的冲动，因为他离都市既很近也很遥远。他笔下的都市是没有灵魂的。贾平凹在都市生活的历史同样是一部失败史。

贾平凹很多年后回想起他对都市的第一印象，只是都市里那五颜六色的雨伞，以及那硕大的月亮。他对城乡的比较只是简单的“城里月亮大，山里星星多”。但是当他真正进入都市时，他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这么密，我不敢过马路。打问路程，竟无人理睬。草绳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坠。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坐电车，将一顶草帽丢失了。去商店，看见了香肠，不知道是什么，问服务员，遭到哄堂大笑。我找不着厕所，急得变脸失色，竟大了胆儿走进一个单位的楼上，看见“男厕所”字样，进去，却见一排如柜一样

的摆设，慌忙退出来；……到了学校，第一次不睡土炕，总不踏实，老听见远处的火车声叫。真想娘，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有一次，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找一位诗人指导诗文。边骑边讨论，车过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交警，结果连人带车扣住，挨了一顿毒骂，两拳击打。……至今骑车上街，一到十字路口，老远就下来推着走了。（《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贾平凹对都市的憎恶甚至仇恨当然不完全是因为他在都市因一个乡下人所受到的污辱，而是他无法适应都市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空间。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屡屡把乡村与都市作比较：“当年眼羡慕城里楼房，如今想来，大可不必了。那么高的楼，人住进去，如鸟悬窠，上不着天，下不踏地，可怜怜掬得一杯黄土，插几棵花草，自以为风光宜人了。”（《静虚村记》）“城里的报时大钟虽然比老家门前榆树上的鸟窠文明，但有几多味呢？那龙头一拧水流哗哗的装置当然比山泉舀水来得方便，但那一拧龙头先喷出一股漂白粉的白沫的水能煮出茶叶的甘醇吗？我最看不上眼的，是那么高高的薄壳大楼凉台上，一个两个小瓦盆里植点花草，便自鸣热爱生活；又偏偏将花草截了直杆，剪了繁叶，让其曲扭弯斜，而大讲其美！我真不明白，就这么小个地方，要拥上这么多的人？！一堆蚯蚓拥挤在一个盆的土里，你吐过他吃，他吐过你吃。那到了最后，还有什么可吃可吐的呢？”（《自在篇》）“只直觉到在这‘文明’的省城应该注入商州地面上的一种力，或许可以称做是‘野蛮’的一种东西吧”（《商州》）。而相反地，他“一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就欢得像风